



解放了的祥林嫂

家 史

解放了的“祥林嫂”

(家史)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64·长春

解放了的“群林嫂”

(家 史)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北京大街)

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统一书号：3091·141

印张：1 1/2 字数：18千字

印数：20,001—52,000册

1964年1月第一版

1964年4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
定价(3)：一角

告 讀 者

讀者同志們：

为了帮助大家能够了解一些生动具体的階級斗争的历史，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，树立坚定的階級观点，以增强在现实階級斗争中明辨是非的能力，我社要陸續編輯出版一些屯史、家史、社史、厂史的回忆材料。

看一看这些血泪的回忆，了解了解老一代（老工人、老貧雇农、老下中农、老共产党员、老革命干部）在旧社会的经历，看看父兄們是怎样从旧社会的苦海里挣扎征战出来的，这对于我們提高思想有很大好处。他們是階級斗争的活的見證人，他們所写的和講述的回忆材料，是階級教育的活教材。

在反动階級統治的旧社会里，那些吃人肉、喝人血的地主、資本家們，残酷地剝削和压榨工农群众的血汗，催租逼債、搶男霸女，騎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逼得劳动人民挨餓受冻、行乞討飯、妻离子散、

家破人亡。我們的老一代，在忍无可忍的情況下，同反动階級進行了你死我活的革命鬥爭。終於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打倒了萬惡的反動統治階級，當了國家的主人。

在社會主義社會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，有很多人不知道舊社會的黑暗，沒有親身經歷過嚴酷的階級鬥爭，不懂得革命勝利果實來之不易；也有很多人還沒有真正懂得什麼叫階級、什麼叫壓迫、什麼叫剝削、什麼叫革命。因此，對社會主義時期還存在階級鬥爭，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，缺乏明確的認識和必要的思想準備。通過這些回憶材料，可以獲得大量有血有肉的階級鬥爭的感性知識。對於青年人來說，看一看這些回憶材料，又有其更加重要的意義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統一書號：3091·141

定 价：一 元

目 次

解放了的“祥林嫂”	1
苦尽甜来	12
一个妇女的经历	22

解放了的“祥林嫂”

——記陆桂荣老大娘的翻身史

孙 华

場內靜悄悄的。

陆桂荣老大娘一字一泪地訴說着她在旧社会三十六年的悲惨遭遇。有的人为她洒下同情的眼泪，有的人咬紧牙根，从紧蹙着的眉宇間，流露出对罪恶的旧社会的无比仇恨。

看过电影《祝福》的人，都对祥林嫂在統治阶级迫害下的悲惨遭遇，无限同情。然而，在旧社会象祥林嫂那样被逼得家破人亡，走投无路的人何止万千！从陆大娘悲苦的身世里，人們又看到了祥林嫂的影子……

悲惨的童年

陆大娘，老家住在撫順附近的四道河子。在她很小的时候，全家五口人租种着地主的几亩山坡地，起早貪黑，拚命忙到秋，最終还是得向地主家借粮吃。春借一石，秋还一石五斗，就这样，年复一年，債台

高筑，压得她全家喘不过气来。

她刚刚五岁那年，逼债的人，天天气汹汹地找上门来，实在无奈，父亲一狠心，把她卖给老崔家做童养媳。五岁的孩子，虽然不懂什么叫童养媳，但是，她却懂得用她卖钱不是好事情，便扯着妈妈的衣襟，哇哇痛哭：“为啥要卖我……”母亲把她紧紧搂在怀里：“孩子，不是妈心狠，实在是活不了啦！”说着已泣不成声。

卖儿还债债不清，賬戶照旧天天闖上門，逼得父亲逃难躲债。誰知父亲一去无音信，一場大祸又临头。她被卖不到半年，老崔家的男孩子死了，老公公給家捎信去說：“姑娘死了連根烂，小子死了还一半。得給我退回六十块钱！”就这样，旧债沒清，又添了新债！母亲只好領着她們姐三个四处討飯。

不幸又来临了！

飢餓和忧愁，使母亲得了伤寒病，姐三个也都传染上了。穷人在旧社会得病只有挺着死。她們連要飯的人都沒有了，哪还有力量治病？数九寒天，四面透风的屋子，墙上的白霜有半尺多厚。娘四个扯盖着一床开花被，姐姐躺在母亲左边，妹妹横在母亲脚下，她躺在母亲的右边。娘几个发着高烧。唯有她是較輕的

一个，她支持着还能下地給媽和姐姐端上一碗凉水。

穷家孩子懂事早。这年她刚刚七岁，便支撑着带病的身子侍候媽媽。她点把火，用糠攪上凉水給媽媽熬“粥”喝，她哪知道什么叫开鍋，刚一冒气就端給病危的媽媽。可是，这猪食一样的米糠粥，怎能下咽啊！媽媽那双干癢的眼睛立时滴下眼泪，她也跟着哭起来。一天早晨，母亲呻吟着扯过她的小手，想要嘱咐什么，可是，还没有說上半句話，就閉上了眼睛。七岁的小姑娘，还以为母亲睡了，便用她冻得紅肿的小手，捂在母亲的肩膀上，越捂越凉，她还是僵守在母亲的身旁。

这时，外祖父赶来了，連叫了几声“老陆”沒有回声，慌张地掀被一看，天哪！一床被下竟死了娘三个！外祖父的眼泪刷刷滴，颤抖地把她抱起来：“可怜的孩子，你咋还在死人堆里磨磨呢！”这时，她才明白媽媽、姐姐和妹妹都死了，她趴在媽媽的尸体上，搖晃着，哭喊着：“媽媽，媽媽，你不能死啊！”

討飯生活

外祖父家，也一貧如洗，沒有力量收养她。本家有个伯父，虽然也缺吃少穿，但可怜她孤苦伶仃无去

处，就把她收下了。

十七岁那年，伯父给她找了婆家，用聘礼钱还清了欠老崔家的陈债。结婚时，她才算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一条棉裤。

婆家姓王，丈夫是个老实厚道的贫苦农民。她感到很幸福，再穷也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了。

舒心的日子没过上几年，丈夫就因给地主披星戴月地扛活，累成伤痍。在那吃人的社会里，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都养不起家，何况一个疾病缠身的人呢！这时，他们已经有三个男孩了。为了活命，她只好领着七岁的大孩子，又象当年母亲领着她一样，踏上了乞讨的道路。

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她拖着怀孕的身子，领着大儿子艰难地爬上山坡，漫天大雪呼啸，进退无路，腹中又忽然绞痛起来。她对天呼喊：“天下这么大，怎么就没有穷人的一条生路啊！”她想，就这么几口人还顾不过来呢，再生一个可怎么活呀！她指着棵小树，悲痛欲绝地对儿子说：“咱娘俩死在这吧！活着遭这罪干啥？”儿子跪下哭着哀求：“妈妈，你不能死啊！扔下爸爸和两个弟弟谁管哪？”白茫茫的大雪，见不到行人影，娘俩哭着又往山下走去。



有錢人家添人进口是件大喜事，若是双胞胎，更是鷄魚米面，鼓乐喧天。可是，穷人家添人进口，却象多一块石头压在身上一样。她又生了一对兒子，不得不含着眼泪在月子里就送人一个。她坐的是什月子呀！丈夫带着病領着几个孩子从早走到晚，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只要回一小碟苞米面和一块大餅子。丈夫总是偷着流泪。无奈，她只好在月子里就領着孩子們去采野菜，吃的一个个肿得睜不开眼。

骨 肉 分 离

一九三七年，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战争需要，实行残酷地并村政策。匪徒們把她家仅有的一間能遮遮风雨的破草房也烧掉了，一家人連个安身之处也沒有了。她丈夫病得起不来炕，就叫她領着孩子出去想活路。她不肯离开。丈夫就說：“你不走，也在这里等死呀？再說，咱們的孩子也得活呀！为了孩子，你就快走吧。若是实在顧不过来，你就把孩子送人！留下咱們王家的一条根就行啊！”她只好含着眼泪，离开了丈夫，带着四个兒子，从这村到那村流浪乞討。

几个孩子瘦得皮包骨，誰看見都怪可怜的，有的人就劝她說：“还不如把孩子給出去，保个活命。”她正

在犹豫，就围上一帮人，有的愿意要大的，也有的愿意要小的，除了大兒子以外，三个兒子都有了主。要孩子的也都是困难人家，要老二的那家，給了十元錢；要老三的那家給了一双小帆船；要老四的那家給了五斤苞米餅和一双布袜子。

做母亲的誰沒有这种体会：孩子們平时出門，还要拉着孩子的手，看了又看，嘱咐又嘱咐；可是，她的亲生骨肉就这样被不相識的人領走啦！她象个傻子似地坐在那里发呆，目送哪个兒子好呢！看看二兒子的背影，又看看三兒子惊慌的泪脸，刚会冒話的小兒子，不住嘴地喊着媽媽，哭得更揪心。孩子一个个走远了，她摟住大兒子哭的死去活来。

有多少个夜晚她不能入睡啊！孩子的哭声，总是响在耳边，在梦中她还不断地叫着孩子的小名。

又一次被卖

她流浪到撫順城里，又找到了自己的丈夫。滿以为把小兒子送了人，領着大孩子总可以找点活做做，不至于再要飯吃了，誰曾想，連个洗衣服、看孩子的地方也找不到！仅仅剩下三口人，还得要着吃。日子过的一天比一天艰难，病着的丈夫实在不忍再拖累妻

子了，他暗地里不知咬了几次牙，流了几次泪，才偷偷地給妻子找了一个人家。一天，他含着眼泪对妻子說：“我对不起你，咱俩就算夫妻到头了。从你过門以后，跟我就沒得着好，連累你跟我遭罪，好在你还給我留下一条根……”說着已經哭不成声了。晴天一声霹雷，她一下子惊得呆住了。好一陣子，才哭着拍打丈夫說：“要活活在一起，要死死在一块，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呀？”兒子也抱着媽的大腿哭喊：“媽，你可不能走啊！”接亲的車来了，她哭喊着不上車。接亲的人連拉带劝，老半天，才把她推上車，生离如同死別，她痛苦到了极点。下車的时候，她的衣袖都被泪水浸透了。

新去的这家男人叫陈永旺，是撫順煤矿的井下木工，从三岁就沒爹沒媽，也是个穷苦人。这次是由于大伙帮忙，才花了六十元錢把她接过来。

来到陈家以后，知道王家已經花了陈家的錢，又想，剩他們爷俩日子也許还好过点，自己也不可能再往回跑了。可是沒过多久，她的兒子要飯又要到她的門口来了，她吃惊地撲过兒子，哭着說：“孩子，你怎么还要飯哪？”那时候，穷人被逼得卖兒卖女，甚至卖掉自己妻子，可是仍然摆脱不了乞討的生活。

到陈家的头几年还勉强可以糊口。可是，沒过几

年，他們的生活又一年不如一年。在這個天下，農民那樣窮，工人又這樣苦，在撫順生活不了，搬到通化五道江，又從五道江搬到遼源市，還是吃上頓愁下頓。他們又有了五個孩子。她鷄叫就起來領大孩子揀煤核賣，老二和老三端着小盆去要飯，陳永旺起早貪黑，冒着生命危險下井干活。她常常想，這叫什麼世道呀！第一個丈夫有病不能干活，累的她要飯，賣兒賣女；第二個丈夫冒着生命危險，起早貪黑下井干活，也顧不了一家人的生活：“天哪！難道還要逼着我再去沿街乞討，賣兒賣女嗎？”

地獄換天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正在陸大娘面臨絕境的時候，生活終於揭開了新的一頁。一聲霹靂震散了滿天烏雲，遼源市解放了。陸大娘一家和全國苦難的人民一樣，見了晴天。是黨，沒有讓她象祥林嫂那樣死去，解放軍給她帶來了新生。

現在陸大娘住在一個普通的工人住宅里，兩間寬綽的房子，座落在綠樹圍繞的山坡上，燦爛的陽光從明淨的玻璃窗洒進來，滿屋生輝。一對紅油箱子上放着一個帶有日曆的新式座表，牆上挂着五、六張獎狀

和帶有獎字的大鏡子。炕上的被垛快要頂了天棚。她常對人說：“在舊社會，象這樣的家，我連想都不敢想。沒有黨和毛主席，我們窮人哪能有今天！”

這確是一個幸福和睦的新家庭。陳永旺老大爺，早已退休享受勞保，度着幸福的晚年。她的大兒子是共產黨員，現在是遼源市針織廠一車間的團支部書記；二女兒是遼源市西安礦小學少先隊的優秀輔導員，共青團員；四女兒在飯店當服務員；大女兒和三女兒都結了婚；三個小女兒正在小學讀書。陸大娘持家有方，從不曠花一分錢，家里月月有儲蓄。多次被評為勤儉持家積極分子和開展儲蓄積極分子。一九五三年，還出席過省勤儉持家積極分子大會。曾多次獲得獎品和獎狀。

不忘過去，熱愛今天

陸大娘對今天的生活一切如意，然而，心里終日挂念着舊社會從她身邊奪去的五個兒子。做母親的多么想看看這幾個兒子如今都長得什麼模樣啊！幸福的一天終子來了！一九五九年，她領着女兒到了撫順市，探望離別二十多年的兒子。大兒子王明才，也已經入了黨，在一個工廠里當保衛科長，三兒子在郊區公社當